

文學遺產

增刊
十輯

573
10

文學遺產增刊十輯

《文學遺產》編輯部編

中華書局

文學遺產增刊十輯

〈文學遺產〉編輯部編

*

中華書局出版

(北京復興門外翠微路2號)

北京市書刊出版業、發行業許可證出字第17號

農業出版社印刷廠印刷

新華書店北京發行所發行 全國新華書店經售

*

850×1168 毫米 1/32 · 5 印張 · 112 000 字

1962 ~ 7 月第 1 版

1962 年 7 月北 第 1 次印刷

印 0 001—7,500 元 價 (9) 0.70 元

統一書號 10018 · 330 62.6 · 京型

統一書號：10018·330

定價：0.70 元

目 次

說《招魂》·····	陳鐵民 (1)
關於屈原的思想·····	孟 周 (7)
古代日食傳說和《楚辭·天問》中 “白蜺嬰茀”八句的關係·····	劉堯民 (14)
* * *	
略談我國古代政論散文·····	宋蔭谷 (25)
從鄭莊公看《左傳》人物描寫的一些特點·····	譚家健 (32)
論司馬相如賦的本原和特點·····	劉開揚 (41)
范曄《後漢書》的序論·····	王運熙 (52)
試談韓愈的尙奇及韓文與辭賦駢文的關係·····	顧易生 (66)
談劉基的《郁離子》·····	高海夫 (73)
* * *	
關於變文的幾點探索·····	程毅中 (80)
說書起源問題質疑·····	趙俊賢 (102)
《古鏡記》的作者及其他·····	段熙仲 (108)
談唐代的三國故事·····	一 粟 (117)
略談《拗相公》的素材、形象及其他 ·····	王永照 (127)
關於《西遊記》的幾個問題·····	蘇 興 (134)
校讀偶記——劉師培《中國中古文學史》裏的錯字·····	殷孟倫 (149)

說《招魂》

陳鐵民

《楚辭·招魂》是宋玉作的還是屈原作的，如果是屈原作的，是招懷王呢還是自招，這是歷來爭論不已的問題，至今也還沒有得出一個比較完滿的結論，本文打算就這些問題談點想法。

先談《招魂》的作者問題。司馬遷說《招魂》是屈原作的，王逸則認為是宋玉作的。《楚辭章句》：“招魂者，宋玉之所作也。……宋玉憐哀屈原忠而斥棄，愁懣山澤，魂魄放佚，厥命將落，故作《招魂》，欲以復其精神，延其年壽。外陳四方之惡，內崇楚國之美，以諷諫懷王，冀其覺悟而還之也。”我們來看一看王逸這一種說法站不站得住腳。《招魂》：

朕幼清以廉潔兮，身服義而未沫。主此盛德兮，牽於俗而蕪穢。上無所考此盛德兮，長離殃而愁苦。帝告巫陽曰：“有人在下，我欲輔之，魂魄離散，汝筮予之。”

實事求是地從上下文義來看一看，這個“朕”和“魂魄離散”者實為一人（此問題下文將詳細談及），怎好說是宋玉招屈原的呢？朱熹已覺察到這個問題，所以轉了一個彎，說“朕”是“此宋玉代為屈原之詞”（《楚辭集注》），可是篇末亂辭中還有一個“吾”，這可是不好再說是“此宋玉代為屈原之詞”了，那麼一代一不代，根據什麼原

則呢？《史記·屈原列傳》說：“屈原既死之後，楚有宋玉、唐勒、景差之徒者，皆好辭而以賦見稱。”可知宋玉的活動年代是在屈原既死之後，但按照王逸的說法及上文的意思，則在屈原在世的時候，宋玉已經寫出《招魂》這樣的大作品了，這又是一個矛盾。近來有人則認為，《招魂》是宋玉所作，但不是招屈原，而是招某一個楚王的魂，祇可惜缺乏證據。

宋玉的生平已很難考定，但他現有《九辯》一個作品在，所以我們無妨把它和《招魂》略作一番比較。宋玉在《九辯》中透露了自己的身世和個性，抒發了自己流落不遇的悲愁，作者對現實的黑暗雖也有所揭露，但整個作品却充滿了一種自嘆自憐的低沉情調，完全沒有屈原作品的高昂精神。正因為這一點，所以《九辯》雖多襲用屈原的字句，但屈原的浪漫主義藝術手法却承繼得很少。《招魂》則不然，其想像最為譎怪奇特，這和宋玉作品的風格，頗有些不同。

考察一下為什麼王逸會有這樣一種說法是很有意思的。原來王逸不知根據什麼，認為宋玉是屈原的弟子，於是牽強附會地把《九辯》說成是“閔惜其師忠而放逐”的作品。其《招魂》序也同是在這種思想的指導下寫出來的。

通過以上對王逸說法的一番考察，可以認為，比王逸早得多的司馬遷的說法是更為可信的。但要徹底地解除這一問題的疑惑，還要牽涉到《招魂》的主題思想等等一些問題，這些將在下面談到。

為弄清《招魂》的主題思想，必須先辯明招魂是招懷王還是自招的問題。先來看一看這兩種說法：

是篇自千數百年來，皆以為宋玉所作，……相沿不改。無非以世俗招魂，皆出他人之口。不知古人以文滑稽，無所不可；且有生而自祭者，則原被放之後，愁苦無可宣洩，借題寄興，亦不嫌其為自招也。朱海庵謂後世

招魂之禮，有不專爲死人者，如杜子美《彭衙行》云：“煖湯濯我足，剪紙招我魂。”道路勞苦之餘，爲此禮以袪除安慰之，何嘗非自招乎？玩篇首自叙，篇末亂辭，皆不用“君”字而用“朕”字“吾”字，斷非出於他人之口吻。（林雲銘《楚辭燈》，按此說本黃文煥《楚辭聽直》。）

懷王爲秦虜，魂亡魄失。屈子戀君而招之，盛言歸來之樂，以深痛其在秦之苦也。“朕幼清以廉潔兮”，朕者，懷王也。“上無所考此盛德兮”，言懷王本有盛德，爲俗所牽，曾不能成此盛德而罹禍也。“有人在下”人，懷王也。是時懷王未死，故曰“有人在下”。“魂魄離散”，蓋入秦不返，驚懼憂鬱而致然也。（吳汝綸《古文辭類纂校勘記》）

對以上兩種說法，近人各有異辭，郭沫若先生贊成後一種說法，他提出了一些新論據，近年來許多人都採用它。但我認爲，《招魂》應以自招說爲妥。斷所招之魂爲楚懷王者有兩種說法，一說懷王爲秦虜，故招其魂，但細細一想，懷王既爲秦虜，應是使其身返於楚，何以祇招其魂呢？另一種說法是懷王客死於秦而招其魂，但這顯然又與“有人在下”四句的文義不合。另外，持招懷王說的人對於上面引過的《招魂》開頭文義的解釋也很可商榷。吳汝綸解“朕”爲懷王，和朱熹繞的彎子是同樣的。郭老認爲“朕”是作者自稱，又說，“……‘主此盛德’以下便是指的懷王，是說以此有盛德者爲君，而此有盛德者不幸爲俗所牽累，遭了無穢。這上古以來所未曾見的盛德者，不幸是長久受了禍殃而不得解脫。”（《屈原研究》）這種解法雖不無道理，但把“上無所考此盛德兮”一句解爲“這上古以來所未曾見的盛德者”，總令人覺得有點“曲爲之解”，馬茂元《楚辭選》採用吳汝綸說而略加變通，解此句爲：上天無所成此盛德。這看來似乎通得多，但却與下文“帝告巫陽曰：有人在下，我欲輔之……”有不可調和的矛盾。《離騷》：“皇天無私阿兮，覽民德焉錯輔”，在屈原看來，“德”在於自爲，而不在於上天作成不作成，所以

這種解法也不大符合屈原的思想。屈原這段話，雖恐有脫文，^①但大體意思還是可以知道的。屈原從未稱懷王爲“盛德”，這裏“盛德”當是自指。有“盛德”而君(上)不察，故“長離殃而愁苦”。下文“魂魄離散”者即是指這位“長離殃而愁苦”的人也是很明顯的。

上面這種解釋符合不符合古代的招魂習俗呢？首先，生人而招魂，王逸、朱熹等都已講過，直到近代南方還有這種習俗傳留，所以也就不必多費筆墨去加以證明。但是有沒有“自招”的習俗呢？如果“自招”是指授意他人爲自己招魂，那自然是有，也無須證明。若“自招”是指自己作招魂詞給自己招魂，則找不到例證，^②但也無須找例證，也許正是因爲沒有這種習俗，所以屈原才假託巫陽下來唸了一大套招魂詞，給他自己招魂。

《招魂》中先陳四方上下之惡，後陳故居之美的寫法，當是採用了民間招魂詞的習慣寫法的。但屈原何以要採用這種寫法？其作《招魂》的目的何在？却不是如林雲銘所說的“古人爲文滑稽”，而是屈原想通過它來表達自己的思想感情。《離騷》寫了詩人往觀四荒、上下求索，然終一無所得，理想絲毫不得實現。這引起了詩人的疑惑失望。要不要遠走高飛？詩人心中有些猶疑。於是找靈氛占卜，請巫咸來決斷，最後決定“周流往觀乎上下”，但當他升上天空，“忽臨睨夫舊鄉”時，他就怎麼也舍不得走了。詩人就是通過這樣一些想像、假託寫出其思想由矛盾到堅定的過程，最後並十分動人地表達了其眷戀故國的心情。《招魂》正是通過另外一種假託來表達和《離騷》一樣的感情。“長離殃而愁苦”，“魂魄離散”，表明屈原的思想正處於心神不安的矛盾痛苦之中，這種矛盾和上述《離騷》的思想矛盾是同樣性質的。接着詩人便假託巫陽下招來堅定自己的信念，要自己的靈魂不要想到外地去，而要留在自己的故國。這同樣表達了詩人熱愛祖國的精神。

寫到這裏，我的說法還有些站不住，因為持招懷王說者的一條最重要的理由我還未談到。郭老說：“文辭中所敘的宮庭居處之美，飲食服御之奢，樂舞遊藝之盛，不是一個君主是不能夠相稱的。”這話說得很有道理，這一切確實不像屈原的“故居”，然而屈原感興趣的並不是自己的“故居”，他的“故居”有什麼值得留戀的呢？他是在敘述楚國宮庭的種種情狀，要魂回到它那裏去。這正曲折地表現了詩人迫切希望重返故都，復得進用的心情。正因為寄託了自己的願望，所以詩人對它才會用盡力量加以鋪寫。據篇末：“亂曰：獻歲發春兮汨吾南征，葭蘋齊葉兮白芷生，路貫廬江兮左長薄，倚沼畦瀛兮遙望博……”諸語，可知《招魂》約作於頃襄之世屈原再被放逐，從郢都出發初來江南的時候。③《九章》中的《思美人》也作於這個時候，篇中：“開春發歲兮，白日出之悠悠，吾將蕩志而娛樂兮，遵江夏以娛憂”諸語可證。值得注意的是，《思美人》也表現了類似的冀得進用的思想，很可以作為上述論點的旁證。例如：

知前轍之不遂兮，未改此度。車既覆而馬顛兮，遂獨懷此異路。勒驥馭而更駕兮，造父為我操之。遷遠次而勿驅兮，聊假日以須時。指嶠冢之西隈兮，與繡黃以為期。

顯然作者這個時候的感情，還未到灰心絕望的境地，而仍希望重整車駕，等候時機。最後二句更寓有希望與君王“成言”之意。④

最後還得略微談一下煞尾亂辭的問題，郭老說：“這兒的（按：指亂辭）‘吾’和‘君王’是分析得明明白白的。自稱為‘吾’者所招的魂是‘君王’的魂而不是‘吾’的魂。”（《屈原研究》）其實，“吾”即上文“朕”，指屈原自己，從文中絲毫看不出它不可以是被招者；“君王”則是文中第一次出現，從文中也絲毫看不出它就是被招者。⑤

從以上的論述，我們可以知道《招魂》的主題思想。也可以明瞭，為什麼司馬遷讀過《招魂》後也要“悲其志”的道理了。《招魂》是屈原思想的一部分，它從思想內容到藝術手法都和屈原的其他作品有密切聯系。這樣也就進一步證明了，《招魂》是屈原的作品而不是宋玉的作品。它和宋玉的作品並沒有多少內在聯系。

由於《招魂》是採用民間招魂辭的固定格式來寄託其思想感情，而不是直接抒發作者的思想感情，故作品的思想內容就不是那麼顯豁，這便給解釋帶來了不少困難，引起了許許多多的爭論。以上看法，祇是一種初步試探，是否有當，望讀者指正。

1961.6.28

注

- ①游國恩《楚辭論文集·屈原作品介紹》說：“不過今本《招魂》前面的序文‘愁苦’一韵有脫簡，‘主此盛德’一句恐亦有脫文，所以文義不甚明確。”
- ②林雲銘舉杜甫《彭衙行》，謂“何嘗非自招乎？”並不足以證明，因為杜甫指的是朋友為他招魂。
- ③所謂“廬江”，水名，所在不詳。或說即今安徽青弋江（據《漢書·地理志》），但這與上文之“南征”、下文之“趨夢”“江南”諸語却不甚相符。漢代之廬江和屈原時候的廬江是否相同也還是一個問題。又一說廬通蘆，則廬江不是地名。從前面所引及整個亂辭看來，我們文中的這個判斷還是較為合理的。另從《思美人》也可以相互發明。
- ④《抽思》：“昔君與我成言兮，曰黃昏以為期，羌中道而回畔兮，反既有此他志。”可證。
- ⑤“君王”，有人說是指頃襄王，有人則說是指懷王；亂辭中關於田獵的描寫，有人認為是屈原當時所見頃襄王遊獵的情景，有人則認為是屈原回憶與楚懷王共獵的情景。這些說法和我們論證的自招說關涉不大，故不辯。

關於屈原的思想

孟 周

讀了《文學遺產》第 343 期張啓揆同志的《對於屈原思想研究的一點淺見》一文，我覺得其中提出了一個值得古典文學研究者注意的問題，就是關於古代作家的思想研究問題。我們有不少論文和文學史著作在談到一些古代作家的思想時，常常是說這個作家有儒家思想，那個作家有道家思想或佛家思想等，如說杜甫有儒家思想，李白有道家思想，王維有佛家思想之類，而論述大都是摘錄這些作家的一些句子和一些儒家或道家佛家著作中的概念相比附，往往並不能說明這些作家思想的實質，也不能說明這些作家思想形成的社會根源和它在當時的意義。論述大都很簡單，似乎祇要交待這些作家是屬於哪一個哲學思想流派就夠了。而讀者呢，恐怕對於這樣的論述未必就能滿足吧？

張啓揆同志的這篇文章，企圖在關於屈原思想問題的研究上對這種現象作一個糾正。他批評一些研究者在評價屈原的思想時“往往不外於儒家、法家、道家、陰陽家等等的圈子內打轉轉，彷彿成了評價一切古典作家思想不可動搖的公式，離開了這些思想體系與流派就無法來說明屈原的思想”，這種批評是有道理的。

但是，張啓揆同志在談到屈原的思想時，又走到了另一個極端，他過分強調屈原思想的“自成一家”，雖然他也認為“屈原的思

想和以上同時的儒、墨、道、法等各家的思想都有着相通的地方”。但他認為這是由於屈原和各家思想流派的大家們都處在同一個時代或處在同一階級地位，因此他們的思想也多少有些共同之處，“這是一件自然的事”，這就抹煞屈原所接受的當時思想流派的影響，却不能使人信服。

二

我們應該怎樣來看屈原的思想呢？

說屈原的思想是“自成一家”，這句話是沒有錯的。但是，他雖然自成一家，並不能說他不曾接受其他思想流派的影響。屈原的接受了儒家思想是很明顯的。他在《離騷》和《九章》中的《懷沙》、《橘頌》、《抽思》、《涉江》等作品裏屢次稱道堯、舜、禹、湯、文、武等“先王”，屢次講“仁”、“義”，講“德政”，要求“舉賢而授能兮，循繩墨而不頗”，這些政治觀念和道德觀念和當時儒家的思想是一致的，它貫串在屈原的許多作品裏，這不是偶合。這在郭沫若先生的《屈原研究》裏有很詳細的和精闢的論述。

但是，這裏必須注意兩個問題。

第一，說屈原接受了儒家思想的影響，並不等於說他就是屬於儒家的流派和說他思想體系純粹是儒家的。他的思想裏面有許多不是屬於儒家的東西，《天問》裏面所表現出來的就是明顯的例子。

《天問》裏面對於宇宙現象和古史傳說等一口氣提了一百七十多個問題，這些問題就它的內容歸納起來可以分為三類。第一類是關於自然現象的疑問，如問陰陽二氣的來歷，問九重天是誰動手營建的，問太陽和月亮何以不墜，星宿何以嵌得很穩，等等，這樣一些問題的提出，一方面表現了屈原的想象力的豐富，一方面也由於

當時一些學者的逐漸注意這些自然界的現象，引起了一些研究和討論，因而給了屈原一些啓發。這都不一定是儒家思想。第二類是在關於一些古代傳說人物的評價問題上，屈原對於儒家的一些傳統的說法表示懷疑和不同意，如關於鯀的問題，《天問》裏有這樣的疑問：

鸛龜曳銜，鯀何聽焉？順欲成功，帝何刑焉？

咸播秬黍，莆藿是營，何由并投，而鯀疾修盈？

前面幾句是問鯀治水成功，何以反被刑。後面幾句是問鯀治水後在長滿莆藿的低窪地方種上了糧食，對於人民有功，為什麼反而被投棄到荒遠之地。這都是為鯀鳴不平。《天問》對於羿也有鳴不平之處的，如：

帝降夷羿，革孽夏民，胡射夫河伯，而妻彼雒嬪？馮珧利決，封豨是射，何獻蒸肉之膏，而后帝不若？

這裏所說的羿是為民除害的，和《山海經》、《淮南子》所記載的相同。他的射封豨也是為民除害。可是他向帝“獻蒸肉之膏”時，帝却不樂意。這和儒家經典的貶斥羿也不同。鯀和羿在儒家經典中都是反面人物，而屈原卻對他們表示同情^①。這裏屈原和儒家的某些傳統的東西持有相反的見解了。第三類是表現屈原對於“天命的懷疑，如：

天命反側，何罰何佑？齊桓九合，卒然身殺！

比干何逆，而抑沈之？雷開何順，而賜封之！

這又是和儒家所說的“天道福善而禍淫”一類的觀念相違背的。屈原認為天命是不可靠的，它所謂的不一定是惡，所佑的不一定是善。這是對於天命的大膽的懷疑。在這三類中，第二類和第三類表現了屈原的進步思想，這都超出了儒家思想的範圍。

此外，屈原在《離騷》裏面用了許多神話傳說，顯出了很奇幻的色彩。《九歌》更是祠神的樂章。這也和儒家的反對“怪、力、亂、神”之旨不合。

郭沫若先生注意到了屈原作品多用神話和儒家思想不合這一點，替它作了一些解釋。認為屈原“在思想上儘管是北方式的一位現實主義的儒者，而在藝術上却是一位南方式的浪漫主義的詩人”^②。認為“作為一個藝術家，和純粹的思想家是不同的，他須得反映多方面的生活，須得把思想穿上衣裳，賦以血肉，而使之形象化”^③。這雖然有部分的道理，但屈原如果真像郭沫若先生所說的一樣，是“徹底的接受了儒家的思想”的人，那麼，他在作品的表現形式方面也可以接受儒家思想的影響，不取“怪、力、亂、神”，他也可以另找途徑，把思想表現出來。而更加重要的是《天問》裏面所表現的有和儒家思想不同或相違背之處，可證明他不是“徹底的接受了儒家的思想”的人。

因此，我們看到屈原受了儒家思想影響，並不能因此說屈原就是一個儒者，他畢竟是“自成一家”，他的思想和儒家思想有些不同是自然的，不必勉強去替他解釋。

第二，說屈原接受了儒家思想的影響，並不是說屈原在儒家流派中一定有所師承。在材料缺乏的情況下，如果一定要考證屈原在儒家學派中的師承，這往往容易流入牽強附會。郭沫若先生在《屈原研究》裏，考證屈原“或者怕是陳良的弟子”，這是屬猜測之詞，因此引起張啓揆同志的懷疑。屈原在當時儒家流派中有沒有

師承已不可考，但我們知道當時各國文化思想的來往關係還是比較密切，傳播也是比較快的。春秋末年的孔子就曾到楚國^④。屈原的時代，楚國的疆土已擴展到黃河邊上，和北方的交通更頻繁了，屈原接觸儒家思想是很有可能的。

三

屈原接受了儒家思想的影響，這是從他的作品裏可以找到充分的根據的，至於說屈原有法家思想和道家思想之類，這就會陷入臆測了。

說屈原有法家思想，不外乎是根據《惜往日》篇中“國富強而法立兮”、“明法度之嫌疑”一類的句子。我們撇開《惜往日》篇的真偽問題不談，祇來問一問作品裏面用了“法度”或“法立”等字，是否就可證明屈原有法家思想？法家思想和儒家思想都有一些具體的內容。我們說屈原有儒家思想，是因為他的作品裏反映了儒家思想的一些具體內容，而且屈原表示贊成這些觀點。可是，屈原作品裏反映了法家思想的有什麼具體內容呢？“法”和“法度”等祇是一些抽象的字和詞，在戰國時代，並不是祇有法家才用這些字和詞，在儒家的典籍裏也可以找到。如《孟子·離婁》：

上無道揆也，下無法守也。朝不信道，工不信度，君子犯義，小人犯刑，國之所存者幸也。

“法”或“法度”是統治階級統治人民的工具，為統治階級服務的儒家，當然也是講究“法”或“法度”的。儒家所稱贊的皋陶就執法如山。至於法家所講的“法”和“法度”，自有它特殊的內容和思想體系。屈原的作品裏面並看不出反映了那種特殊的內容和思想體

系，怎能斷定屈原有法家思想呢？

屈原有道家思想的說法更屬無稽。在《漁父》那篇作品裏，代表道家思想的“漁父”，勸屈原和光同塵，與世推移，屈原反對他的意見，認為不能“以身之察察，受物之汶汶”。《漁父》雖然可能不是屈原的作品，但它的作者是能深刻了解屈原的思想的。屈原決不是和光同塵，與世推移的道家一流人物，他不同意這個建議。不然的話，屈原就應該是另外一個樣子了。

有些研究者承認屈原有儒家思想，他們同時又說屈原兼有法家思想，有的甚至說他還兼有道家思想。在這些研究者看來，屈原的思想成了一個各家思想的混合體。我們並不否認在文學史上有的作家可以同時接受多種哲學流派的影響，但把屈原說成這樣，却是並不符合屈原思想的實際情況的。

四

在文學史上一個作家常常是可以接受同時的或以前的哲學流派的思想的影響；有些作家雖然思想是自成一家，但並不排斥接受別家的影響。又正因為是自成一家，他接受別家影響常常並不是徹底接受，可以有同有異。屈原的接受儒家思想，是因為和儒家同處在戰國時代，又同有一個要求治好國家的理想。儒家的那套“仁政”的主張是代表了當時一定階級的願望，符合一定階級的心理。屈原的容易接受儒家思想，是有它的共同的社會基礎的。屈原在社會政治問題的看法上有和儒家相同的旨趣，而儒家却在他以前就完成了那樣一套思想的體系，屈原的接受儒家思想，不是很自然的嗎？同時，屈原究竟有他自己的見解，對於儒家思想，他能同意的就接受，不能同意的就可以懷疑，這也是很自然的。

有的研究者把古代作家接受某種哲學流派思想的影響彷彿看